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yellow background with green floral and vine patterns. The top and bottom sections have a repeating border of stylized flowers and leaves. The central area is a solid yellow rectangle where the title is located.

写作经验集锦

A red octagonal stamp is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cover,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green floral pattern.

中国写作研究会广东分会

写作经验集锦

执笔者——

李金涛

丘玉华

陈乃学

前 言

学习写作的途径很多，其中，善于学习与借鉴别人的经验，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而卓有成效地提高写作水平。

本书选辑了现代、当代新老作家的79则写作经验谈。这些，都是他们艰辛地探索写作规律，摘取写作艺术的明珠的实录。这些记录，有事实有结论，有观点有材料，很富于启发性。有的还带点情趣，易于阅读和吸收。它对于经常练笔的学生和写作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本有益的材料；对于语文教师指导学生作文，也是有参考作用的。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注意了内容的集中性，每则只突出某一侧面；注意了材料的广泛性，既有海内作家，也兼及海外作家，特别选了一些创作新秀的经验谈。还特别注意选取运用技巧方面的经验，以利于读者在这方面的提高。在材料的组织上，按照文章形成的内部规律与写作学习的循序渐进的轨迹来安排，力求具有科学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还根据内容的侧重点，给每则冠以小标题，便于读者学习与运用。

限于篇幅及我们的水平，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之谈，仍不能辑录进去，未免有“挂一漏万”之憾，也难免存在其它缺点，恳望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编辑组由李金涛、丘玉华、陈乃学三同志组成。本书的编选和印刷，得到了惠阳地区群众艺术馆和惠阳地区印刷厂的热情支持，在此谨致深忱的谢意。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写作的基础——认真读书，广泛浏览

- 1、叶文玲：我对文学的爱好，是从小对书籍和
戏剧的痴迷开始的……………（ 1 ）
- 2、王统照：幼时多看小说，对于作文自然也有点
帮助……………（ 3 ）
- 3、冰 心：我七岁就拿起《三国志》来看……（ 7 ）
- 4、茅 盾：除了研究“人”，还得研究前人的
名著和民间文学……………（ 10 ）
- 5、王汶石：要研究读书的方法……………（ 11 ）
- 6、茅 盾：阅读文艺作品要注意内容和形式两
个方面……………（ 12 ）
- 7、玛拉沁夫：读书要读得多，读得宽，读得活
……………（ 20 ）
- 8、鲁 迅：文学青年不但要看文学书，还要看
自然科学书……………（ 26 ）
- 9、夏 衍：要背书，打下写文章的基本功……（ 26 ）

第二部分 写作的准备——观察生活，积累素材

- 1、沙 汀：要时时刻刻关心生活、研究生活……（28）
- 2、章 竞：学习写作，着重在掌握大量材料方
面下功夫……………（ 30 ）
- 3、夏 衍：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
观察不可……………（ 32 ）

- 4、刘绍棠：创作的欲望，必须来自生活……（34）
- 5、丁仁堂：最初得到的生活营养就是自己的故乡
……（36）
- 6、老舍：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39）
- 7、肖平：既要直接观察，也要取得一些间接
的知识做补充……（41）
- 8、鲁彦周：认真思索，对一个作家来说十分重要
……（43）
- 9、艾芜：在深入生活中分析人物性格类型
……（47）
- 10、茹志鹃：用自己这双眼睛，在大家共见的生
活中找出单单属于我的东西……（47）
- 11、张峻：观察生活还是随身带个《生活笔记》
为好……（51）
- 12、刘章：我怎样观察生活、记读书笔记……（54）
- 13、韩映山：用写生的方法，把生活写在“生活
手册”里……（57）
- 14、邓友梅：生活手册要记故事，更要记人物形象
……（58）
- 15、艾芜：研究人物性格开头不要贪多，要一
个个来，经常作他的笔记……（61）
- 16、玛拉沁夫：使用材料要苦心酝酿，设法开展
和升华……（62）

第三部分 写作的开始——精心构思，成竹在胸

- 1、郭沫若：灵感的来临……（64）
- 2、李惠文：主题是作品的灵魂……（65）

- 3、赵树理：在工作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67）
- 4、魏巍：主题是“我内心感情的长期积累”（68）
- 5、玛拉沁夫：作品主题开掘要深……………（70）
- 6、肖平：虚构叙事类的作品，首先要把人物想象好……………（74）
- 7、茅盾：“人”——是我写小说的第一个目标……………（75）
- 8、鲁迅：构思人物的方法……………（76）
- 9、周立波：塑造人物要有模特儿……………（77）
- 10、沙汀：要使作品主题鲜明突出，首先必须注意人物的选择和安排……………（78）
- 11、李惠文：文艺创作必须塑造典型人物……………（79）
- 12、叶蔚林：选材要生动、独特和有思想内涵…（80）
- 13、秦牧：选材要区别“笋尖”和“笋身”…（81）
- 14、茅盾：结构既要匀称、均衡，又要是有机性的……………（82）
- 15、李惠文：艺术构思包括情节和结构两方面…（83）
- 16、叶蔚林：最困难的是开头、结尾……………（84）
- 17、赵树理：设计故事的“关节”来吸引读者…（85）
- 18、黄飞卿：构思三绝：新、奇、巧……………（86）
- 19、刘心武：《班主任》的构思……………（90）
- 20、臧克家：散文不要“散”……………（93）
- 21、叶圣陶：要有真切感受才写……………（96）
- 22、杨朔：写散文要追求诗一样的意境……………（97）

23、玛拉沁夫：在叙事中要浸透出哲理来·····	(98)
24、黄飞卿：从《东湖春汛》的构思，得出四条 经验·····	(99)
25、郭 风：作品的酝酿过程·····	(100)
26、李 季：要大胆创造新的诗歌形式·····	(102)
第四部分 写作的过程——讲求技巧，刻意创新	
1、艾 芜：写东西象做梦一样，进入一个梦 境·····	(105)
2、柳 青：写作要有韧劲·····	(106)
3、艾 芜：根据人物性格推测人物言行·····	(107)
4、艾 芜：人物心理变化要写得合情合理·····	(108)
5、赵树理：小说的叙述故事融化于描写情景之 中·····	(109)
6、韩映山：要写好细节·····	(110)
7、赵树理：描写的粗与细·····	(112)
8、秦 牧：文章的画龙点睛之处，必须特别强 烈和细腻·····	(114)
9、臧克家：写景的散文应以景表情·····	(114)
10、张胜友：写景要“小处落笔，大处着眼”·····	(115)
11、高尔基：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	(116)
12、马 加：语言的美来源于生活的美·····	(117)
13、刘绍棠：语言要有个性·····	(118)
14、老 舍：要细心地排列组织语言·····	(119)
15、艾 芜：作品中的对话要有感情·····	(121)
16、赵树理：语言要大众化·····	(121)
17、柳 青：要培养独创精神·····	(122)

18、岑 桑：要写出“自己的”东西……………(123)

19、夏 衍：写散文最重要的是“清新”两字…(125)

第五部分 写作的道路——锲而不舍，花繁果硕

1、孙 犁：中学时期应打下文字技术的基础…(127)

2、张天翼：“我学习写作的故事”……………(129)

3、张抗抗：从“太阳眯眯笑”到《淡淡的晨
雾》……………(134)

4、蒋子龙：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137)

5、叶 辛：挫折，是成功的阶梯……………(140)

6、唐 人：我是怎样写《金陵春梦》的……………(143)

第一部分：写作的基础——

认真读书，广泛浏览

叶文玲：我对文学的爱好，是从小对书籍和戏剧的痴迷开始的

我对文学的爱好，是从小对书籍和戏剧的痴迷开始的。

我的家乡是地道的江南小镇，傍山临海，良田沃土，风景十分秀丽。自然环境对一个人的气质形成与成长虽说不是有绝对的影响和作用，但当我每每思念故乡时，总是不能不深情地回忆那揽围小镇的苍黛的青山，那绕镇流过的柔媚的小河。山水的灵秀之气陶冶了我的性情，儿时，我和许多孩子一样淘气，喜欢上树摘桑椹，下滩捉沙蟹，家乡丰饶的鱼米和如诗画般幽美的景物我留下如镌似刻的印象，以至现在常常涌到我笔下的多是江南的风物，小镇的图画……

故乡小镇的东北角，有一处城隍庙，那是我得到启蒙教育的地方。在庆祝解放的锣鼓声中，在厢房改成的教室里，我初识了文字；在庙内戏台上演出的各种各样的戏剧，使我接受了艺术营养。象被磁铁吸引一样，我迷上了戏剧和书籍。小时候我既是个“戏迷”又是个“书迷”。我曾经那样崇拜演员，常常和小伙伴头插野花，身披彩绸在家里的天井内模仿演出各种小戏，也幻想过以后自己要编一本精采的

戏，叫所有的人一看都笑得弯腰，悲得掉泪……

书籍，则更令我着迷。尽管那时能在小镇出现并流传的书是可怜和有限的，但是贪婪的我是连路上的一片有字的纸头也不放弃的。书籍使我进入了一个无比奇妙的世界，在家里，我常因看书看得天昏地暗而忘了吃饭，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教我神驰天外、同喜同泣；现在，我童年时的伙伴和学校的老师，都还记得起我这个“书迷”的种种笑话——我怎样在算术课上答非所问；有一次“游春”回来，班主任怎么也找不到我，最后却在校园一角的大樟树的树洞中把埋头看书的我给“拖”了出来……对书籍的痴迷使我增长了感受和理解能力，我并不“死”用功，而各门功课却考出了好成绩。作文课更是我最喜欢应试的“战场”，我把从课外阅读中得来的生动有趣的词语全“应用”上了，于是这种生花之句便常博得老师的鼓励和赞扬。那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为只要从学校这条坦途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理想的天堂——以后上大学中文系，然后再当作家。这个幻梦，就象一条五彩丝绳，紧紧牵引着我天真稚气的心。

人生的道路曲曲折折，千回百转，但这种天真的痴迷却是一颗有着无限生机的种子，从儿时起就牢牢埋在了我的心底。

生活以各种独特的形式改变着每个人的道路，我并没能上成高中、大学，自初中毕业后我便参加了劳动，五八年的春天，走在从田间回来的石板路上，一种劳动后的欢悦之感忽然溢满我的心头，顾不得洗去脚上的污泥，我跑进家里，悄悄撕下了练习本上的纸，写下了《我和雪梅》的第一行文字……

因为多次讲过二十多年前发表这第一篇小说的经过，我不用再絮叨这第一次的“幸运”……不过，假若没有在这以前对书籍的痴迷和从中受到的教益，不是现实生活给我的启示，不是内心受到的一种强烈的召唤，单凭“运气”是碰不出来的，因为我不能忘掉以前在老师布置的“作文”范围外，曾经写过不少作文外的“作文”，在冷静揣摩别人那些优秀作品的长处时，也曾毫不犹豫地撕掉过自己的一些乱涂出来的算不得小说的“小说”……

因为处女作是我迈入社会参加生产劳动的时候得以发表的，这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我不再为没能上成大学失去深造机会而黯然神伤，我开始体味并懂得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完全可以从社会这所大学校获得所需要的知识。

节自《心的召唤》，见《青春》1981年第11期

王统照：幼时多看小说，对于作文 自然也有点帮助

记得我最早学着看小说是在十岁的那一年。父亲那时已经故去了三个年头，家中关于小说这类的“闲书”，母亲都装了箱子高高的搁起来。书房里除了大板的经、史，与文章、诗歌、说文、字典之外，没有别的有兴趣的书籍。因为自五六岁时好听家中的老仆妇、乳妈，与别人讲些片断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上的事故，尤其是在夏夜的星星下与冬晚的灯下，只要是听人说些怪异的事，纵然害怕，情愿蒙头睡觉，却觉得有深长的兴味。当时有个五十多岁的老譬

者，他姓王，能够弹三弦，唱八角鼓，又在那些读书的人家里听来，记得许多《纲鉴》上的事迹，《聊斋》上的故事差不多每篇都说得来，甚至其中的文言他也学会一些。每年中他到我家几次，唱唱书之外，我同姊妹们便催着他讲故事。他有酒瘾，只要是喝过二两白干之后，不催他说他也存不住。于是那些狐鬼的故事我听说的最早。小孩子的好奇与恐怖的心理时时矛盾着，愈怕人的愈愿意听，可是往往听了临睡时看见墙角门后的黑影都喊着怕！及至认得一些字后，知道这些怪事书本上有记载着的，家中找不到这类的书，便托人借看以满足幼稚的好奇心。那时给我家经管田地事务的张老先生的大儿子对我说，他有一部全的《封神》，我十分欣赏！连叠着催他由家中取来。后来他把这部九本的——正缺了末一本——铅字排印的小说送给我，从此我便添了一种嗜好。早饭时从书房中回来，下午散学，晚饭以前，都是熟读这部新鲜书的时候。书是上海的什么书局印的，油墨印的太坏，每个字的勾画旁边都有黄晕。没有几天已经看完，不知如何能有那样耐性，看完了，从开头再温着读。数不清是看过了多少次，其中的人名、神名、别号，法宝，甚至于成套的文言形容词，当时都背得很熟。尤其高兴着的是哪吒的故事，怎么借了荷花梗还魂，与善踏风火轮，以及哼哈二将，这都是十分留心看的地方。可惜少了末一本，姜太公怎么封的诸位善神、恶神，不曾明白，认为是美中不足的事。还有最不懂的是书中的“阐教”，着实闷人！儒，道，两家多少知道点，佛也明白是另一种教门，可是《封神演义》中有“阐教”，无从解释，问别人也少有懂的。以后便看了些鼓儿词，如《破孟州》、《瓦岗寨》之类，却引不

起多大的兴趣来。虽然活泼的小孩子也愿看些你一枪我一刀的热闹把戏，因为这等鼓词句法太整齐了，人物也没有什么变化，想象力更薄弱，所以不大留意。

再过一年便看到一部小字铅印的《今古奇观》，这部书对于我引起的兴趣自然与《封神演义》不同。儿童时天真的飞跃也因此起了变化。那部书里十之八是写的社会，人情，与浪漫的故事，总之，几乎全是人情的刻画，不同于完全是信笔所写的妖怪神仙。于是我也渐渐明白些人与人的关系，也知道什么是善，恶，正直，欺诈等等的事，不过觉得终是敌不过那些腾云，驾雾，吹法气，斗宝的热闹。实在说，象《今古奇观》这样的书那会是十多岁的孩子的读物。就在这两年中，我热心搜求的结果，看到的小说不少……………。

记得看《聊斋》与看《水浒》《石头记》都是又一年的事。不过看起《聊斋》来总不是与看两部一样的心思。当然是有短篇故事与长篇有连续性的东西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关系。头一回得看《聊斋》那样文言的纪事与描写的文字，对于只见过文言的经，史，与诗歌，古文的我，免不得有一种惊奇。虽然那时不能完全赏识《聊斋》中行文之美妙，故事与大致的言语总还看得懂。有不明白的典故，好在有注解可查，还可与读的诗经，诗歌相对照。虽不如看白话小说的省事，却并不象看弹词似的看不下去。然而看的态度却比别的小说要郑重得多。那些美所奇异的故事，最容易引动我的，如《珊瑚》，《婴宁》，《凤仙》，《胭脂》等，对《江城》，《促织》，《马介甫》一类，便不甚乐意看。至于其中那些专于志怪的短文更很少有兴致，因为太简，仿佛历史的一般，又太直，没有故事的曲折，不热闹。最反对的如

《画皮》，并不是觉得事出不经，终觉得象那个《画皮》的东西没有人情。其他故事中的鬼，狐，小时读着虽然初时知道是假的，及至他们有了言语，动作之后，在作者的笔下予以人格化，便忘记了是蒲老先生文字中的异类。幼稚的心中往往与他们同感。《石头记》是读了又读的小说，自从得看此书以后，《封神演义》早已放在我住屋的窗台上不动了。这部书中有更繁复的人物，有种种的对话、动作，有巧妙的穿插，与照应的笔墨，我那时那能都看明白。然而对于它的人物，话，摆设，与变化引起我惊异的赞叹！——并不是对于作者的赞叹。虽是年龄小，却也知道对于其中的人物予以同情，或者分析分析他们的言语，行事。贫弱幼稚的鉴赏自然不会在小说以外去看小说的。至于书上的批语老是不高兴看，尤其是说影射某人，或是用些“易理”去加以诠释，真不明白那位护花主人是写些什么？《水浒》虽也在这一年看的，比起《石头记》的引诱来差多了。有时也爱想想烧草料场的豹子头，拔大柳树的鲁智深，可是片片断断的有趣味，不象《石头记》的整个的动人。因为看小说多了的关系，觉得自己的见解也随之提高，不是只守着一部不全的《封神演义》的心情了。除却故事之外，增加了不少的识见，与文字上的人情的阅历，对于作文自然也有点帮助。

《儒林外史》我见到的很晚，已在入中学时代了……。除去章回小说之外，文言的以《聊斋》看的最早，《萤窗异草》，《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等等奇怪的笔记都陆续看过……。

在这三年中“闲书”虽看过一些，却是纯粹的文言笔记还未见过。只有一次在我家盛旧书的大木箱子中检得一本粉

纸精印的《说铃》，初明以为有“说”字的自然是小说，及至看完，知道是另一回事。文字与其中的议论，颇引起我另一种趣味。记平凡的有趣的轶事，以及批评诗文的短文字，使我看“闲书”的眼光为之一新。以后除在家塾中读的书以外，渐渐学着看诗话、文评一类的东西，都是由这本《说铃》引起的。

这都是十四岁以前对于初看小说的经过，以后入学校到中学，忽而努力读《文选》、唐诗、古文，一天天忙于抄，阅，圈，点，早已不能尽工夫看小说了。可是林译的小说在这时也见了不少。那时对于旧诗抱着真纯的担心，曾在暑假中手抄过李义山的全诗集，温飞卿的选本。差不多这两位绮丽诗人的句子一即可知道。那样的迷恋于旧诗文的过去，现在不再多说了。

选自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138—142页

冰 心：我七岁就拿起《三国志》来看

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底的小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跑，和水兵们做朋友。虽然从四岁起，便跟着母亲认字片，对于文字，我却不发生兴趣。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

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过我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候我已认得二三百个字，我的大弟弟已经出世，我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是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应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每夜总是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课，却做得加倍勤奋。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工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的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赧赧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的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更觉得无味是《红楼梦》。

十岁的时候，我的表舅父王彖逢先生，从南方来。舅舅把老师的职分让给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几句话，便对父亲夸我“吐属风流”。——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能助我的谈锋。——但是上了几